

嬰孩類編

清·曹溶撰 陶樹培訂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清·曹溶輯 陶樾增訂

學海類編
3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南遷錄序

大定甲戌冬六飛南邁新宅大都於宣武歸顏握筆東觀道間被命仍兼禮郎馳驅清蹕閒粗知記注顛末恭惟太祖皇帝布昭聖武興於龍朔太宗皇帝應天順人滅遼俘宋定鼎中京率土賓服凡王會所圖琛賁相續象胥効職離任迭奏親昔帝王之盛漢唐之隆惟金甌之中懷逸豫釁起近親要誘遠兵長蛇封豕尙忍言哉創業雖難守成匪易以今驗昔顧不信哉德皇嗣統逮今皇上憂勤恭儉敬聽臣鄰恩戢多難而天未悔禍孰學海類編 二 南遷錄序 一 史參

不疚心燎原滔天挽莫能止於是遷太王居岐之仁嗣成周卜洛之舉肆上帝復我高祖之德永地于茲新邑保定大功厥有望哉師顏推極慮原始于大定之末用示厥鑑尙祈謹斯敢竊序以爲南遷錄云十二月下澣日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騎都尉賜緋張師顏敬序

南遷錄

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錄天統四年十一月誅宣武節度使鄭王允蹈及附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袁安公主賜死除屬籍同逆者皆夷三族

初海陵煬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內外怨叛世宗以賢厚爲上國部眾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勲勞大定三年立允升爲皇太子諸子皆封王允升惟嗜酒尋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世宗南伐混一天下世宗不聽允

學海類編 二

南遷錄

一 史參

植世宗弟三子

封秦王性寬和亦嗜酒色其妃趙氏

故降嬖南官子

牛將軍之幼女有殊色

宮禁事秘外傳頗醜允植日有寵升

歆漸忌惡之每入侍兄弟多競言兵事允植獨從容勸

上以安民結好爲務世宗喜曰爾見正與我合由是諸

文士吳興權張幼酢張幼誠等多附之閒與帝言秦王

必能安社稷趙妃復與張昭儀宋婕妤等論叙姻婭張

宋皆南官子孫内外交贊太子詹事蕭興與太子右衛

率完顏固弼等咸謂允升曰上寵待秦王過於殿下天

下皆知有奪嫡之謀殿下若不早爲之計豈不見唐太

宗殺建成之事乎允由是疑懼與興謂三衛將及諸
統軍曰秦王以協和南未合上意爾輩不獨無富貴之
望且欲盡罷汝輩兵權盡用南宋遺臣殿下每與上爭
大見疏外于是諸將皆泣各懷怨心大定七年四月二
日上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秦王賦詩以進和者
十有五人直學士吳與權讀秦王詩贊美不已太子不
能平完顏之子深知其意直前頓首曰國家起自漠
北君臣部落皆以勇力戰爭爲業故能滅遼逼宋混一
南北諸蕃畏懼自近歲多用遼宋亡國遺臣多以富貴

學海類編

南遷錄

二

史參

文字壞我上俗先臣在順昌爲南宋劉錡所敗便嘆用
兵不如天會之時皆是國家上下貪向安恬爲人侮弄
今郎主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南宋所
傳之主大是有志報復撻國而蒙近歲不受役調夏人
屢爭麟府郎主捨積年戰鬪之臣獨謂其不足與語臣
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解文字人去當得否上默然左
右皆駭目相顧知內東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郎主
方歡飲郎君卻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
黨相爲水火十九年六月秦王與宮僚張克己李去媽

王延等宴於南京觀三鼓方散秦王就寢及晨觀門微
啓有血衣擲於池側衛直余阿都亟往視之秦王已殞
胸口皆傷侍女四人俱死事聞收張克己等赴獄詔大
興府捕賊甚急逾月皆無影兆會薊門縣失官錢有張
觀澄前哥等在縣遠遊捐費金帛殆不可勝計眾疑其
盜官錢擒之聞其筐有金五百兩皆太子所賜鞫問乃
知殺秦王者此輩實升猷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
顏良密奏世宗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升王允恭時
在蓬萊院聞之馳騎報東宮詰曉升猷微服佩三衛符

學海類編

南遷錄

三

史參

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
追之字年六十餘不能馳逐升猷至會同宣言南官
子孫弑逆我今至此發兵救國人聞皆信自會同以北
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字至人心始疑宇至東漠與太
子兵遇宇遂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時太子軍散詔朝
宇進兵懸榜購募越七日射龍淵人以升猷首至有司
請誅升猷妻孥八十九人并廢升猷爲庶人諡允植爲
元悼太子時世宗之子就誅廢殺者三人餘子尙九人
鄭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也

哀王卽宋徽宗天會年間薨於五國城熙宗卽諡爲哀王仍命靖康君以奉祭祀

允蹈母尤有寵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挹年且高聞官人呼爲皇后便涕泣辭讓每人起居便搖手止之曰吾子承順以報劬勞足矣汝輩幸勿累我興慶二年七月上不豫左僕射知中書省李誥烈知樞密寶書年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等拜表請立太子翌日有旨付都堂議直學士吳與權典樞密院張克己首言二庶人以悖逆誅元悼乃聖意所屬不幸殞命當立其子左給事中韓允學海類編 二 有遺錄 四 史參

殺其子將來又免被人魚肉世宗起入內知內省江淵等與趙妃連結且受其厚賂淵探知上方有寵於趙妃必欲立其子故言於上曰秦王之子年幼卽主萬歲他無所識立之他亦不知是何底用若立允蹈等彼急于富貴豈顧於父耶卽主不見冒頓事乎世宗沈吟不應十一月丁丑中批立太孫付外施行寶書年固爭不從乞致仕韓允中乞罷皆許之張克己自翰林都承旨遷參政當其建儲及草制也鄭王允蹈性寬厚又以母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宗每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學海類編 二 有遺錄 五 史參

中右諫議鄭遂良爭曰克己輩是何言耶二庶人以逆誅元悼雖追諡生前未嘗立也陛下子孫眾多三子既死不必論今惟當立現存居長者始服人心不然必亂克己曰昔梁武不立太子統之子曾捨孫而立其弟綱卒致侯景之亂督等言皆不服由此觀之元悼之子雖幼當立何疑寶書年曰肅統是已立爲太子便當繼立其子元悼不會立難用此例韓給事之言是也李誥烈不能決詰朝東明殿奏陳請旨世宗未及有語趙妃自簾內厲聲曰這孩兒底父既已被人殺了卽主不若更

家風不肯甚附之太孫既立世宗每見之有愧色允蹈三子長大辯年十六明斷果決二子尙幼大辯封遼南郡王至是遷愛王大辯居閒當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若乞外鎮可以自安鄭王不能從東宮僚黨以其性寬大亦不之疑元悼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亦相慈愛張克己余大璋完顏赤等獨以大辯爲疑况大辯之初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稱南紹興王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允鍾愛撫育六月世宗

以其母早死嘗俾在趙貴人閣住年十三始出閣會蒙人侵邊議親王總兵權鎮撫大辯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白遣之加封兩鎮節度都統五國城十五州兵馬大辯至鎮深得諸夷之心興慶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逾年改元天統尊禮大臣事不自決親近儒臣敬事諸父中外欣然及山陵後縱酒聽樂與伶人張喜喜等狎比張克己等數諫不聽尊元悼太妃爲太后江淵爲東內省都知尤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受賂遺除拜生

學海類編

六

南遷錄

六

史參

殺皆出其口淵或有故不入機務填塞不卽報下克己等朝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師屢敗淵皆不卽以聞完顏煒上疏切諫在都堂慷慨謂鄭遂良曰太祖太宗皇帝與忠獻王^粘忠烈王^兀百戰辛苦以有天下忠烈王臨歿以夏蒙人爲憂遺奏極切今內外偷安惡聞敗事豈不見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范圭奏煒誘誅且言陛下爲世宗所立中外欣戴煒懷異謀嘗謂人曰皇太孫非社稷主乞行誅殛煒遂除名爲民徙之代州忠烈王^兀水之次子也年已六

十性鯁直習兵事煒既貶中外惕息淵嘗及內侍江從一李連從上宴於太后宮太后言鄭昭儀善舞雙勃脫^{昭儀南宮華原郡王鄭居中曾孫女也}有國色世宗晚年甚嬖之上見而喜宴罷令淵等納之興慶宮晨夕往焉上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案悉令處分鄭妃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爲恢諧淵多獻珍寶服玩表裏膠固鄭妃嘗得幸於世宗元悼太后以爲言上令改姓鄧號宸妃上幸蓬萊院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篆識多用宋朝宣和時物惻然動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

學海類編

六

南遷錄

七

史參

必作南帝但能作以爲郎主用耳宸妃嘗與上同輦出獵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上於蘄山筆置築巖洞于芳華園前凡用工二萬人鑿及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當菊子東明園上登東明閣見屏障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俞琬曰此處是何所琬曰趙家宣和帝以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破家先帝命圖之以爲戒宸妃曰妾聞宣和帝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輩賈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願見江淵又好謂曰我嫌俞琬來破壞我好事卻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以謝

時國政多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于濟明奏言旬日之閒糾封補官凡三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柏良器上疏切諫貶濮州同知是歲大旱山東及澤潞閒寇竊屯結至萬餘人樞密奏遣左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七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世雲言軍怨署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上曰高等欲以此相恐二人皆罷別遣龍虎領軍張天翼往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東省事江源監其軍秘書監兼權給事中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嘗用

學海類編

卷八

南遷錄

八

史參

爲文具支給城裂至安肅軍天翼懷有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各路州連戰皆敗天翼死戰賊勢遽張潰兵皆聚於天井關潞守張宗臣急奏求援上與宸妃連日飲宴外閒章奏不通京師謠言東欲行西欲飛中閒一道亦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問都人心危疑且聞上當憾之密謀立鄭王允蹈王實不知允蹈妹夫唐适蒲判兄蒲察爲三衛令軍與志同約三人會於菩提寺高泣謂察曰國勢如此不若立鄭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元淫昏

學海類編

卷八

南遷錄

九

史參

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相同遂密奏上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臥未與申漏下六刻以水拭上目徐告其故上駭然上遣東隊主李日曜西隊主張飛龍龍虎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檢捕置獄會同館命御史大夫張幽鞠之皆服允蹈奴樵夫者知事變急遣人報愛王使爲之備越三日皆服誅上遣內侍耶律康孫齎詔及龍茶金合往五國城召大辯以密詔令五國副統軍完顏天應圖之康孫至愛王不卽見天應得密詔徑入見愛王垂淚曰四大王已死耶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

學海類編

卷八

中選錄

十

史參

皇從弟武憲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與戰瑤軍大敗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僉兵十五萬上京路僉兵五萬命瑤與完顏進分路進討約會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記劉士偕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此之來勢力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北國愛王然之遣大雅往聘之且以其子椎爲質約破國兵之後軍儲金寶惟北國所取北主許之五月進等軍至東瑯津骨孛與戰敗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以圍

學海類編

卷八

中選錄

十一

史參

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爲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拜曰惟公命翌日備嚴筵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耶康孫知事泄哀泣新生都典客骨孛與在側曰無此事大王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卒明日愛王與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爲城守計五年正月愛王據城叛時諸會厭苦主上昏虐聞愛王舉事從之翕然旬日之閒集兵十萬三千韓路提點

万俟卨驢驛奏聞上遣皇弟東安王瑤將河北兵五萬

守愛王遣親將木寶奴將兵自大泊出北狐口於兩山之閒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爲所奪殺進軍缺食時天方暑卒皆飢困二十七日上遣完顏宗慶蕭三奴李用虎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虎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將明大霧四塞遣上副兵三千人潛伏北山下以糧車由東而上鳴鼓張旗運夫大呼寶奴寶奴出兵襲之戰於狐原勝負未決而伏兵起奪其城植旗于上寶奴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

殺運路遂通愛王知勢急畱其妻兄突律卿與子雄守城愛王自往北國求援行至半大漠而大雅將兵至愛王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北國大臣骨婁通稽首相見愛王奉獻金寶十車骨婁喜曰大王無慮待俺與破兵至五樓進等與戰北軍奮大槌以入皆一當百國兵大敗乘勝躡逐至和龍東津上聞敗頗以爲憂太后亦勸上勤國事江淵等曰國兵雖敗死亡無多宸妃執酒勸上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小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郎主成疾上喜復縱飲自是凡軍事奏報悉令宸妃裁決

學海類編

卷八

南遷錄

三

史參

宸妃見急切多屏不奏若有小捷卽便奏聞以媚上意及會甯陷沒平燥破壞上皆不知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之上始駭顧問內侍直稅文殿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上起入內世卿歎曰太宗向日攜趙氏三千口來今日亂國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誠然九月趙太后寢疾上入闈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楊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冥福歲時祭享不

敢費官錢我殿中有錢七萬可辦汝但時時說與郎主要記著省得我死不瞑目也后薨宸妃以其遺畱錢分與中外親及諸趙女之在京者遠近皆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臣侯衍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與祠牒時民苦調發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及五萬人於寺中分爲八寺以處之右諫議大夫劉蒼璧疏諫不省時邊兵屢敗愛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上見兵革未息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酒常乘小馬命宮人攜酒轂

學海類編

卷八

南遷錄

三

史參

鼓樂徧遊池館意之所悅輒畱飲至夜復信江淵等言拘收諸父及昆弟有若仇讎嘗一日與魯王璿曰蹈叔父子如此効者必眾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說話琚泣曰太祖起自龍翔有天下忠獻王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弟也兄弟不信尙誰信哉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概疑之由是允明以下皆伴爲癡風人泰和十二年四月汴京畱守完顏重奏南宋兵陷泗州諸路皆進兵上曰南方亦爾可謂我國無人樞密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邇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國

窮民困南兵亦且乘閒來此不足慮但恐秋冬閒北兵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上曰卿勿言使我悶悶然南方事卿等急謀之十一月僉河南兵一十七萬內十萬入荆襄七萬入淮僉河北民兵十萬戍居庸關及寒水大鷄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爲寇是歲南宋請和北國兵揚言復動余崇義勗希古曰愛土事北國過厚故北兵爲之盡力今若不愛金帛子女妓亦易動得南宋物以爲此用此計之上者上曰卿自圖之十三年正月遣秘書少監虞世奕鴻臚司賓事李固善

學海類編

二八

南遷錄

西

史參

子城北兵拆城中居民屋縛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皆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溟平三州余崇義建言遣樞密官屬問邱好古載金帛美女白山後出石磴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喜甚好古因說以出兵襲北國可以大獲蒙人從之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國北部敗其于骨邱追襲餘兵徑至揚割城北國懼遣使報令回師四月七日北兵自平川回去義宗驛報完顏章令出師襲逐至大容城爲北兵所敗大興以北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五月五

學海類編

二八

南遷錄

五

史參

使北國北人受其金帛獨不肯背愛王其大臣骨婁斯點搖首曰我北天帝既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負之我不作三二說世奕竟不得要約以歸九月北國兵大舉深入十月至斯波川駐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臣完顏太康亟集兵禦之於東津北兵長驅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多伐薪柴燒火以燎于岸剽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愛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濟十二月丁酉陷天都城圍和龍太康兵潰其子相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守城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退守

日上大宴西涼觀鄂王湜曰日日已哺恐勞聖躬請駕興上曰方輿諸王樂飲何勞耶湜泣曰天時人事不順如北國兵屢敗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樂飲時上怒曰我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惱人心懷事落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醕耶侍郎李西華前曰湜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上曰卿輩自爲一黨止非我耶自是多以暑不視朝與宸妃與諸內侍晝夜燕飲詔大興府河南府擇民間女年十一以上有姿色慧黠者各三百人進入教酒令及效市肆歌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

天旱正屬祈禱，索女恐招怨，誓非敬大修德之事。翌日罷知耀州時，內外嗷嗷，機政俱廢。上開出視朝，不過時許，便還內與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遊後苑，雷夏侯月上奏鼓吹以歸。會內侍張天貴與牛刀兒爭居地謀廣居第，強市刀兒所居，不可擅毀，其牆刀兒訟之大興尹，不能決，訴之御史臺。御史大夫何貴穆袖狀白上，以問江淵。淵遂與天貴謀，俟上與宸妃歡飲，直前伏地，言曰：「刀兒欺臣爲中官多，侵臣地，告郎主爲臣決之。」宸妃曰：「此易耳。」中批令大興府別踏他地，與牛刀兒所

學海類編

卷八

南遷錄

去

史參

爭地盡賜天貴。刀兒怒，憾與三衛諸將，謀有異圖。七夕上御清華樓，飲酒待衛，皆賜酒炙。刀兒與穆三奴費貂周伯蕭興貴等結袴執戈，直前弑上，殺宮人二十餘輩。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左內侍江日曜急報江源。張天貴等率三百餘人戰于樓下。久之，侍衛兵至，刀兒知力不能脫，遂自刎。衛兵因在內掠奪，嬪妃以下皆不免。被侵擾，宸妃聞變，急報宰相大臣。夜三鼓，百官排闥入宮，完顏章等環屍大慟。密謀所立左僕射兀朮太尉張克己遣人密迎磁王允明，以入。翌早，頒遺詔立爲皇太叔。

議上爲章宗七月八日磁王卽皇帝位。王素有令譽，中外相賀。余崇義獨有憂色，謂最希古曰：「上立又是越次。」請王甯肯帖然召完顏天穆於耀州，有司奏牛刀兒之逆，宸妃實知謀，所以臨宴稱疾賜宸妃死。江淵、張天貴皆伏誅。宸妃時年三十六，專政近二十年，內侍多受其恩，皆爲養子及誅其黨，怨恨十五日。直芳華閣趙元德尤痛之，攜金帛往天興宮祈醮，以薦冥福。翌日集諸黨於宮內，設齋。元德曰：「我輩旦夕死，不知誰爲我作齋醮。」小黃門鄧世卿曰：「直閣莫如此說。」元德叱曰：「你曉甚事？」

學海類編

卷八

南遷錄

去

史參

密言於李知宏、裴淵等曰：「先帝以詩酒之故廢壞國政，外庭大臣歸咎我輩，主上亦甚切齒，不死何待？密謀弑逆是夜上方在齋宮，內侍鄧寶孫奏外有文字，啓門燭忽滅。趙元德等直前弑上，欲召獲王立之，詰朝百官立班而闕門不啓。中使傳旨曰：「上以食素久傷脾，內醫方師愈診視無狀，遂至甚，且放班。」兀朮悵然克己，希古等詣東省，請入問疾，不許。聞誅醫者兀朮等欲突身入中，人攔遏不聽其入。崇義躡其足，密曰：「事已變，此輩必有備，輕身入何益？」兀朮遂召龍虎將軍完顏章等同入門。

疾至東承天門見一輶車問是誰押車中人曰官人也牽車者笑之使人尾去乃薨王也元映等大慟曰大王不可入必有不測之變趙元德知事不濟遂赴芳華池而死元映等窮治逆黨凡誅宦者五十餘人晚於都堂議所立張克己李西華曰立子以長長均以嫡嫡無則以大灘王允文世宗第六子也明練沈靜宜立眾從之元映遣侍中蕭能肅希古往迎薨王亦往灘王見官僚至泣曰諸公欲禍我乎希古曰社稷無主大王次當立十八日灘王卽皇帝位於天興殿諡磁王爲昭宗而葬

學海類編

卷八

大

史參

行兼務併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祐昔梁督與湘東爲叔姪之仇讎誘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爲人虜此事宜鑑三復余言愛王得詔亦泣然爲北國所制不能自由每歲入侵王帛子女悉歸于北國耗撓國計傷殘民物於愛王元無益也八月愛王遂於其國卽皇帝位立宗廟追諡其父鄭王爲明宗十一月愛王薨北國主立其子雄號三大王遣國婁斯頡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爲辭北國主怒遣掌文字官顏飛來讓削其帝號必令出兵雄懼而從十二月葬其父於冷

學海類編

卷八

大

史參

10

之而哭北兵至桑乾川完顏天字聞其兄死怒甚將兵禦之於舊坪望見北國大將以虎皮蒙馬居中直前以槊刺之北兵四合遂死於陣蒲伏虎鳥倫大漠收單保天都山兵不甚敗是以北兵雖殺二將然不甚得利二月乙丑北兵既退出境之三日忽平川報蒲伏虎引兵至而北兵既去三月丙辰又陷遼西未波城敗六統軍殺二成將四月己巳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等州皆震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北人以能生啗人畜之肉爲糧飲生血以止渴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

學海類編

卷八

南遷錄

辛

史參

有餘力我兵與爭飢渴交逼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我長乞於幽燕以北及北兵經由之地凡控扼險要悉築城壘務令堅壯一處被攻且合堅守諸處之兵更迭遞遮不必與戰則北兵之勢沮兼牛馬羊騾駱駝並置城內彼無所掠則將乏食絕其所有必致狼狽遂遣天使督僉兵築城時連歲飢歉畊獵皆廢寇盜蜂起遼西上國爲北兵殘滅攻陷老弱婦女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虜兵入境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刀戈之慘甯勞苦於築城民始結爲隊伍以往至八月

末纔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北兵游騎駁駁然來矣十一月北兵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集羣臣議之皆請遷都以避寇鋒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充王天驥曰北兵遠來而此閒徒聚頭坐議何益諸君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事乎請自往禦之翌日以律明爲東道統軍監軍天驥爲西道天驥至軍率眾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北兵至水旁睥睨二日風動雪飛冰厚五尺北兵悉渡國兵力拒不能遏北國將骨質俟兵盡渡乃以炬火鑄兵

學海類編

卷八

南遷錄

三

史參

撤壘屋竹木茅葦盡焚於堅冰之上眾共騰躍在岸國兵大敗天驥僅以身免夜入長泰城會朝廷遣費永固來援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北兵野無所掠三大王竭國牛羊不能繼且聞朝廷遣使說西夏以撓其國欲進則天驥水固兵堅守長泰以截其後其慶州兵以當其前乃回師縛筏以濟二年辛未正月以北兵退肆赦其略曰朕以菲德獲繼丕基豈期骨肉之親遽構蕭牆之禍毒流庶類畢在眇躬茲蒙上帝之垂仁遣使外夷之弭化兵革休息幸寬將帥之勞國祚

底甯將見室家之慶云云上自北兵深入蔬食徒跣焚香告天至是百僚入賀請復膳凡十二表始從之天驥見上請貶爵不許且曰不如是無以謝三軍死亡之眾遣中使至戰所收斂尸骸仍設宴祭寒食遣中使六人於北兵所經殘掠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酹內出祭文其略曰禁制祭先王俗所宜凡爾子孫以此爲恭乃令之祀鬼哭陰風惟予一人致汝若此痛恨填臆其類有訛琴印頒行讀者涕下丙申詔求言略曰朕以菲質偶被推崇思欲革前朝之廢政祈萬國以樂生而兵難學海類編 二 南遷錄 三 史參

士凡一百單三人皆升擢補官有甘於沿邊臨漢大定府會甯路就差使者皆優與職秩並從右僕射勗希古建請也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圖書文籍付雜賣務及廣諭富民納粟補官時富室迄無應命惟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下田有收其西下北國麥稻皆熟九月北兵聲言入侵上憂之懼密完顏忠言北兵驟至亦由朝廷不小顧其意遂致怙忿逞兇不已昨自先朝遣處世奕李固善一行續後不復修好今合遣使以往彼不從然後與角天下皆知陞學海類編 二 南遷錄 三 史參

滋張天災未已今茲遠退尙慮包藏凡保民固國之方攘敵裕財之策與朕躬之闕失吏治之乖違可悉究言無有隱避右正言單立敬上疏云先朝致亂之由在今已影響不畱但方今天時人事之不順皆遺殃餘烈之所貽陛下惟當正心修德以祈上天之悔禍而已時言者甚眾皆不出此四月策進士聖問略曰泰和荒怠羣才不收兵革紛攘文字亦息遂使四方之士懷才抱藝而不獲申或陸沈于草野或奔仕於外境挺身寇盜甘與爲謀凡爾子大夫之至于庭皆忠義之良也是時進

下非喜兵此一策也最希古高書年曰如此可保北人必從否忠曰臣亦安能保之但今國力不支天災流行財力俱乏行此下策耳十月乙亥遣兵部尙書完顏大聲使於北國見北國將於陰山北大聲曰三大王父子是國叛臣逆子北國何意與之爲援今以北國有恩於其父子自當讓其立國願不必更與舉兵北將地永斯堅曰我受北天帝命以宗錦海陽安昌之北見歸我王順州以南立三大王汝國保山東河南與南宋爲鄰我

月陷利州泰州敗三韓完顏天驥將兵七萬禦之於三韓聞利州陷退保宋州急遣報朝廷爲備二十二日攻宋州天驥上城望黑旗滿野前後不見其際舉軍大嘶地爲之震二十五日用單策以火繫駝尾奔其軍北兵殊不畏之俟其到取以食焉川三韓材木立衝車雲梯攻城拆民屋堆壘於城下引水沃之天大雪水之所沃冰亦隨結城中擊以矢石不能止三鼓北兵立於冰水之上城陷天驥奔海陽收拾潰散二千餘人夜行面皆裂至昌平遇神曜將援兵而來天驥曰汝輩雖來

學海類編

卷六

南遷錄

三

史參

何益當歸衛京闕我非不能死但欲歸死於闕前闕後以謝宗廟是日律明亦自神水遁歸凡三萬士卒潰散垂盡十二月二日北兵至昌平平時南宋遣使臣余曠來聘賀正聶希古請遣諭使回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爲計內外大亂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仰隨方隅因其便道自門以出凡承順東義甯化新興等縣皆有城郡許其容受士民飢凍死者相望三日左諫議大夫俞昌世請上避兵高者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一離京城則北兵隨後豈容我有

駐足之所初忠獻王有志於都燕因遠入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堊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廩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悟室將軍韓常斐宿皆笑其過計忠獻曰百年閒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燭王定都既廢宮室欲毀撤其城程王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至是命京城富室遷入于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四千人內城二萬人凡市廛小民聽其奔走七日北兵將騎至大城下完顏

學海類編

卷六

南遷錄

三

史參

天驥遣小將金突通出戰凡殺三十餘人去大興門三里見烟塵漲天金鼓動地急奔回是晚北兵營於城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船渡運不及沈之於水拆近四城民屋爲薪納之城中凡有儲蓄悉其搬運入于城門不許閉八日大雨已而積雪城皆冰渙北兵乏食一大凡百餘人分食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不可二人與聶希古建巷戰之計十一日北兵攻南順門破之天驥設柵馬於南柳街縱其入已半里以槊禦之於柵馬內且縱

火燒兩傍民屋街狹屋崩倒北兵死傷甚眾屯於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進天驍戰死律明入守內城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北兵攻內東城拆民屋爲樓與城上相敵東城仙奎徽李思安等以長鎗束縛於火上焚之隨毀隨立城中發中砲擊之北兵視砲所墜隨散隨合十七日攻內南城角道上國兵擊之金吾衛將軍邵忠戰死北兵亦失一將及三百餘人二十三日率眾攻內城四城兵皆逃自城上擊之北兵失勢時大城中遺民不能去者爲其啗食無餘見婦人肥美者必以獻之上將

學海類編

卷八 南遷錄

云 史參

充食焉上寅夕跣足告天永興王至焚香於頂北兵以太廟爲馬廐上望之慟哭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爲婚北國將地永斯堅許之且曰婚待俺白北天帝只是國兵至此豈可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羊五萬頭馬三萬匹牛三萬頭東安王曰此非祐所專當奏皇上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而入北兵欲射之有止之者既入議於明陽殿翰林直學士張慶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爲食後雷攻不去獨不見侯景之攻梁武帝石頭城之事乎因命人於翰

林院取通鑑以進蕭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上曰惟
有金繒耳翌日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往北將大怒畢
給帛悉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骨婁點斯者勸之至
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屋又疊木於
下復欲沃水爲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
炙于上且發擣木擊之北兵少卻營屯於城外甌帳連
縣密如星布望之無有邊際人心大懼三年壬申正月
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臣陶木成德帥臣
茹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及又遣人使蒙古使襲其

學海類編

卷八 南遷錄

云 史參

國北兵攻城不得志亦欲和乃許和以羊一萬遺之北
兵又請止援兵高書平曰不可此忠獻王幹離不二太
子書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當監之豈可復墜其計
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徑路不通何由可止會北
兵所虜將軍穆思順乘間走脫至賁興軍言北兵疲阻
之狀賁興與及木皆請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北
兵退取坤山輿中路以歸賁興等敗其後軍十五日內
城及四子城門開完顏及等見上大哭上亦泣曰燕京
自天會初不羅兵革殆將百年僧寺道觀內外園苑百

司庶府宇室華盛至是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成規國不立矣北兵歸至臨潢復畱別將攻興化和建永霜州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眾回亦還二月北國遣其臣骨婁斯大魯來請婚且欲割宗錦以北之地品希古請允婚欲以草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歲賂金帛三十萬遣王良嗣報聘至陰山見其主良嗣致命其國大臣地永斯堅閉之大怒曰我今秋引兵地與公主皆可有利嗣回已四月末矣五月天時大暑復少雨禮部侍郎太常卿杜昌世請奏上郊

學海類編 二八 南遷錄

元 史參

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禱之制張慶之以爲不可昌世曰國家開雨徧從民望今種多不入土國家非兵弱將屬但乏糧儲爲北兵所困若得一歲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眾以爲然且用季秋龍見而雩之說上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大廟于大興殿列祀開國勲臣惟忠獻王用太廟樂完顏天穆天驥皆預祭祀命有司定諡十七日連雨二十餘日京師市巷蕭條草莽蒼然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縣宰及千戶等畊城外廢田山東都轉運俞良裔河北轉運廖鼎各運米

五萬石至京兵民皆呼萬歲吏部郎中兼秘書少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秋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開墾以爲守令殿最參政王昌禹曰此誠是也但朝廷征行調發使不苦于發兵方可耳是歲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迷望狐兔出沒盜賊伏藏時莒濰淄之寇則有楊安兒割據同華河中府則有劉伯太林行山賊凡數百眾多者聚數萬人陝西耀州鄜州黑燕飛虎所在屯結朝廷謀討之張慶之以爲民未安業若用上國以平諸寇恐北兵來不堪用敵若欲僉兵止爲盜

學海類編 二八 南遷錄

元 史參

餌無益也九月上不豫上自卽位無一日歡以外敵爲憂寢食俱廢眉鬚蒼然漸成脾疾至是寢劇永興王自祈禱於恆山十月初稍瘳時北兵已動十月五日自蒲興路取三韓騎兵二日已到順州朝臣相顧不知爲計烏陵用章樞密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問侍御史蕭立義力爭當以爲避寇主不能決蕭希古余崇義高書年曰避寇當素爲行計今強敵已逼順州旦夕且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底收拾非萬全策當如去年一力捍禦俟敵退然後定遷都之議今中京形勢